





書白孔子刊定所探經五百篇帝王之軌範卷拾第章
火于秦傳註於漢而先弊焉湯文武傳授之與旨無
夫事益伊儔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
經杖屨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世無
所考證至於今十有餘歲矣心本同生理不終泯自
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數大鄴公得其
傳焉探聖賢之心于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
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閱啓鑰發其精微之蘊深
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于考者

歎學者于此優游玩味之則忌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望日雲谷胡序

鄭敷文景望書說

日中星

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而西轉自南至箕東方之宿也是謂星火房心為大火舉中星以見其餘皆倣此自斗至壁北方之宿也是為星虛自奎至參西方之宿也是為星昴自井至軫南方之宿也是謂星鳥四方雖有定星而星无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曆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



在南以辰仲星昂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
而西火轉而南以正仲夏虛轉而東昂轉而北至仲
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以辰仲秋昂轉而東鳥轉
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昂轉而南以正仲冬鳥轉
而東火轉而北朱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
窮大要如是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日中
宵中春秋分也春陽故曰日秋陰故曰宵月令仲
者在冬行西陸秋分日角行東陸黃道去極等數晝
夜利同
日永日短日短仲夏日在井行北陸去極近故
晝長夜短日短仲冬日在斗行南陸

去極遠故
晝短夜長

象以典刑

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即首制刑書何也曰始輕刑
也古之世惟內刑而已聖人之於斬割殺戮豈忍也
哉民習乎重不可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
于是制為輕典為五刑以宥其大者為鞭扑以待
其小者猶以為未也又為贖以恕其情之可矜
法之可疑者內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象以
示民使終知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虛

語武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罰之輕重亦隨時之汗陰自虞夏之衰託於高季意其每日勝而刑日加重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百年之間始漢虞夏之舊呂刑之書是也唐虞成周所以號大和之極者以此然五刑三千皆有贖何也人之常情創見則震駭習熟于耳目則不忌因斯民遠罪自愛之心而弛其斬割戮可駭之事詳為贖法以待其有時而入刑者所以養其自愛重犯法之心也嗚呼仁矣舜之贖刑其條目不可得而知矣觀呂刑之序謂之

訓夏其詳畧之意亦可想也且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若不可以並生然止於流放竄逐者蓋以流宥之也其序四凶之誅於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云云已用輕典之後所以不教歟然舜之典輕矣猶曰惟刑之恤武蓋輕典亦憂其或用也穆王之贖刑已詳矣猶曰宥言多懼者雖贖而猶恐其或誤也嗚呼有國者何可不識此心哉典獄者何可不識此

論武

五刑有服

舜之健克以刑則增而益以刑則輕而詳刑之益聲
教訖遠也刑之輕于夏之後也然觀鞭朴流贖之設
內刑宜若遂措而皋陶作士猶曰五刑有服何也
人愛天下之心雖無刑為可也力行吾德以善天下
之俗善笑而不敢必吾之德能使天下人殺皆契
家皆率夔也此五刑五流猶以並告皋陶歟三就者
就輕就重與輕重之中三近者居遠居近與居遠近
之中苟刑入於宥則以輕重遠近對處之蓋原情而
用法也說者以原野朝市為三就猶可也以四裔與

九州千里之外為三居則非古法之意也何者墨居
五刑之至輕宥而流之有五以為輕重之差耳而處
以四裔九州千里之三則輕重無所準矣故為輕重
遠近之說者得之然則詳矣蓋罪一也而情各有三
焉一而三之機而為詳所以求夫情之所止也如得
其情則無嚴乎愈詳矣穆王五刑之贖三十而疑赦
之罰亦三十非宥也寬也其寬者何也使凡有罪者
皆得以入于罰也由是言之以情議罪者果無嚴乎
法之詳也

分此三苗

古之化民純任德教刑雜設而聖人常有罪而不用之意不幸而施于一人亦遂曰慘愴不忍是人之獨入吾刑也而况于多乎于是有遷民之法夫其遷之也蓋別其頑弗友之民而即之禮義之邦量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朋類汚染之習使同者終以貞惡者卒以善以并生於天地之間是聖人之心也舜之分此三苗固之惡殷頑民相去十餘載間其道蓋出于一後世任德之論微不後有此說矣惟峻刃鋸

厲斧鉞鑿於民之耳目而姦愈不可勝則益不勝其怨至群聚而勦之舉城邑而屠之餘怨猶未乎曰是草木禽獸之不若必將根株孺種稱之斯亦不仁甚矣夫以一性言豈有不可化之理天為民而立君亦曰使無失其性彼實然無知頑然不可割者豈其初固然哉是必有以致之矣聖人於天下之惡所以不救怨疾而致其哀於善救之方而蓋于性善之論而以救不仁之禍也哉

四罪而天下咸服

驩光共工之徒其惡著於心在堯之朝久矣而不敢少肆者堯之心如水鏡之于物其妍醜不吾欺也而人之鑑于水鏡者豈得自隱哉彼其心蓋知夫堯之見之如見肺腑惡慚縮之不暇而暇惡之肆乎惡無所肆向才為世用其暇息於堯之世宜也聖人之于人雖不可化亦曰姑惟教之化之未格亦曰姑惟俟之俟之久矣而終不吾化則所謂不移之愚而怙終之刑所不得而宥也且堯之德輝被乎四表鳥獸知之而況于人乎民變時雍而況在朝廷之上日邇清

光者乎終堯之世而不獲是無時而變矣豈得後在庶頑之列以供其格哉世三子之心術堯曷知之固也朝廷之士且不知顧方以為賢而薦之一誅而天下咸服何也自堯舜發其心術之秘而朝廷之士察之矣凡小人之惡未嘗不包蓄然未有能終息而不泄者未嘗不掩覆然未有終護而不彰舜典于訟訟而昭群臣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所不悅也其所包蓄者泄而掩覆者著矣亦幸而在於用輕典之田哉

征苗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帝王之家法也自反
而仁矣自反而智且敬矣而人未遽聽焉不遽責夫
人也曰是吾仁智且敬有所未盡而姑勉焉耳此帝
王之心術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戮防风豈惟刑施而
民悅哉由是而遷善遠罪心化于冥冥之中者蓋多
矣死者一二而生者不可勝算聖人之心亦可以無
憾矣其心曰吾居人上而有不中不才之子弟尚足
以爲賢父先乎鳥獸草木不違其性吾心感焉斯人

也而有死於刀鋸斧鉞尚足以爲威德事乎故其視
天下之人雖強悍抗戾勞之來之而不知吾仁正之
直之而不知吾義輔之翼之而不知吾德急疾之氣
終不設於心而自視歎然若有以深負于吾民也夫
帝王之兵無闕而後動其省躬也至矣其舍容隱忍
而俟之也久矣其教詔誨諭也勤矣然謂吾兵爲無
闕謂吾省躬爲無愧謂吾容之教之爲無餘力遽進
自以爲足則非所謂從亦不已謀尊而光榮天而無
競任物而無我者故曰滿招損誼得益時乃天道唐

康之君臣其自牧之道蓋如此征苗之役所以班師而不疑也且帝嘗事親失何罪之可負何隱之可引然憂、齋慄若無所容其身于天地之間不曰吾子職已終而無罪也吾孝心已盡而無隱也底豫而不格姦即是心無間斷之所感耳然則舉帝是心而感之有苗蓋已然之效孰曰不可而必兵之用哉禹師遠而帝德敷於羽舞而苗民格果無用乎兵而可也舜禹蓋之心其無憾乎

而難任人

任人何與乎瓊賤曰遠人不服非內之不修則邊隙之妄開也士人善以柔佞軟熟蓋君之心術逢公之所好一為所惑則必怠忽而氣改或好大而喜功內治奈而兵端啓亂形且兆何服乎蠻夷故惟敬德不怠安靜無欲遠者人之所慕而小人之無所利者也

不於不伐

不於不伐者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之無所累於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之所願也蓋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聖於

賢於性無所加益而缺一為則不足以為盡性知此則知任道重遠惟日不足矣尚何敢捨之有進此而安焉則達乎天德矣

作非汝明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之變化華盞之文明彞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利物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如几杖盞孟之銘如珩璜璠璣之節奏如干戚羽旄之進又如金石絲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其

修以思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滌其昏而開其明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教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簠簋尊彞祀器筭虞之類物有其飾、有其義非苟然也況黻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獨致飾寓數之為哉朕是朕者必全是德一德不脩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衆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繩愆糾謬為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默察君之德其全乎其所以修

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戒我之辭更唱互發使
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孰能致
君子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作耳
日之官也蓋古者服是服者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
有是德以稱之也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
之稱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倍乎

夔論樂之效

舜憂庶頑諉說曰捷以託之否則威之禹則曰帝光
天之下誰敢不遜舜曰皋陶方施象形夔曰予樂之
作幽如神明而柔格巖如康賓而在位微而鳥獸則
率舞靈而鳳凰則來儀况于人乎樂若是也况于德
乎至此則禹所謂車服以庸亦未也况于捷之威之
刑之乎蓋其君臣之間所相戒相勉者其道則不賞
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斧鉞篤恭而天下平進而至
於無聲無臭斯為至耳故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有
父之尊有母之親沒世有作者虞舜弟可及也已

皋陶謨

古者先德而後力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于學

而折馘執俘反必以告其意深矣惟此義不明然後
有慮頗之事而投堅執銳野戰畧地者欲以居文墨
議論之上此後世之通患也夫禹之加必受成於學
謂功也聖人猶屈之于卑陶之下其教書曰卑陶夫
厥謀尚成厥功盖功未有不出于謀而宣力四方者
不得先於廟堂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國體正而朝廷
嚴驕蹇恣慙之意銷而飛揚跋扈之心不萌上下相
安而禍亂不作矣

五子之歌

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而諸侯不敢並叛矣先王
之餘德遺澤在人者不能忘也大康盤游無度罔為
失德然非若桀紂之暴虐也民遽携貳而右羿固得
以度之何哉高禰成五服其德在諸侯未遠也而王
室有大難起然莫有勤王之舉而五子御母後于洛
汭亦無有於憐而恤救之者又何哉盖嘗謂唐虞之
世其於民愛之敬之畏之不敢少肆於上而神器之
去晉一聽于民而不敢為己私有也盛哉唐虞之德
于民也若保赤子若承大祭若臨天威持謙畏之心

圖不見之恣端、然惟恐少失其意而潰裂四出不
可收拾也。帝者以柔其道常然民久習而安焉。一旦
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其國、都歷旬弗反
恬無愛之敬之畏之之意、豈不甚恣哉。失其携貳而
不忍、非弟念先生之德也。譬如孩提之童、安于慈愛
之父母、勤慕之保傅、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悍然孤立
遇亦友之先帝之而弗恤、則其愁苦無聊啼號而不
可禁情之固、然非忘其父母愛育之恩、是則民之貳
太康也是、乃所以思禹之德也。觀敬之一章、則知太

康之所以失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能、不私其
子、故堯不以天下和舟、朱而傳之舜、不以天下私
商、均而傳之禹、朱均之不肯固也。使朱均賢如皋夔
益契之、造先舜亦不肯捨堯而授之賢也。何者、天下
者至公之器也。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捨
聖授賢、則亦非公也。私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
子、亦不敢私諸皋夔益契之造。故禹之讓于皋陶、哀
切懇到、至於數回、非偽也。而舜命不易焉。循至公之
理而已。尚復唐虞之法、而傳其子、啟之賢、謳歌獄訟

之所歸猶可言也再傳於太康而遂失邦余是以知
至公之器不可以為己有而必吾子孫之不遺也然
禹能傳之子其不和子孫之心與堯舜之心一耳以
太康之逸豫苟有聖賢出而伐之禹固樂乎天下之
得其所也當是時曰方諸矣環視而莫之救非厥子
高德也親見堯舜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天下之諸
侯不恤吾民而不愛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
者起而正之猶前日之揖遜與賢也何擇焉羿逐太
康而立仲康未有負于禹也惟其措心之不出於是

以假之而遂歸乎夏書四篇甘之戰非威德事也五
子之歌見國命之中絕矣聖人蓋傷之也然則禹始
變堯舜與賢之法非矣而何以為聖蓋自始之污隆
言之高為慮天下至審也自大道之行言之則征伐
固不若揖遜與子孫固不若與賢觀聖人序二典之
言與列甘誓五子之歌二篇之意可見然論唐虞夏
之道則甘誓以下為德衰論夏道之中絕則責有舜
禹叙言太康失邦不待誅絕而罪已見其曰昆弟五
人浴于河汭雖許其親、之怨亦責五子之不能自

強也夫

甘誓

甘誓一篇志虞夏之德衰也高征有苗誓師之辭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賞罰未用也甘之誓重賞以誘之奴戮以脅之猶有未足之意焉德威不足以任柔諸侯而至于大戰其視夫班師而苗格者懼矣故曰虞夏之德衰也然所謂奴戮者戮之以為奴也說者以孥子也謂戮及妻子非也秦誓言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傳曰楊干戮其僕非必殺也其詳先于

蔡邕月令臣無已武舉策

嗣征

帝王之政政先于畏天下居歲然天下省已修德惟恐天威之未益欲銷之于冥之中不待其已形而後懼也故二典之書于天人之際至嚴一篇數百言而命義和之說居其半舜初即位首齊七政其于天道何其謹也以後世觀之某月朔日當食有司先期以告天子詔百官執事修德刑以待之某日天子易服避殿減膳撤樂百官平高以俟天變其嚴猶如

此况堯舜之君乎司天文者敢弗度其職乎酒荒于
邑日食不知使君臣上下不得預戒以祇天譴由後
世言之諫不救可也况守唐虞之法者哉此廢時亂
日之罪所以必征而虞夏之道于是乎不絕矣蓋虞
夏之道畏天也有危之征侮五行而棄三正也維德
衰而至乎興諸矣戰世其事猶虞夏之所謹也逸豫
而失邦弗克畏天也昏迷于天象而征伐行焉夏道
其復興乎肇位于亂之之後而舉動若此其知所本
矣當世時強臣擅命四方之諸侯必有相和而跋扈

者矣仲康之師不先焉而惟廢時亂日之是先可不
謂知所本乎可不謂堯舜禹之用心乎故夏書三篇
皆畏天重民之事堯舜禹之心也仲尼定書之意蓋
如此曰嗣往征之者非征伐自諸侯出也是諫出于
嗣矣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至丘執藝專以諫蓋
言先王克謹天戒于未然之前採臣民之言以省己
修德不待天戒已形而後懼也日有食之天變之至
大者羲和之職推步而前知者也今辰弗集于房不
先期以告奏鼓馳之矣而猶罔聞知其罪可勝誅哉

其在政典先時後時猶教無赦况迷天象至舛極何
言其罪至重也夫以義浮之人頗覆闕德則王師之
未未必無拒命之事沉湎之居于民上必有汚染供
化之人然非大人之罪也故王石俱焚嗣侯懼焉夫
不輕于誣誣之一夫而恐兵威之濫及無辜戒之至
也未稱威克嗣愛以戒衆士猶言亦用而戮也不言
戮而言威愛之相勝若曰軍中之事無姑息焉耳則
其言仁矣觀嗣侯誓師之言則其賢可知仲康初政
能用嗣侯而舉動若此其所以反漢夏之道是夏

道中興之象而世祚之所以復延而聖人所以取是
書之意乎先儒于此篇疑言者蓋以廢時亂日弗知
日食之事為輕故也其未之思乎

湯征汝鳩汝方

夏之衰諸侯不循軌者多矣湯征諸侯始以不祀征
葛慢神之罪大也慢神則無所不至亦猶武王數紂
之罪也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于商伊尹復歸于亳
則桀無後後政之理矣蓋後湯師興焉湯誓之序曰
伊尹相湯伐桀言湯之伐桀必俟伊尹之歸伊尹未

歸則桀猶可改也。坎與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之靈，同惜乎鵠方二篇之亡也。觀伊尹往來夏商，則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專矜之，湯何慊哉。嗚呼！桀紂之惡，極矣。湯武之舉，動逆疑，詳緩乃如此。魏晉之事，固不足道，而三代之朝，君未至于不可諫，而謂其君不能者，益于謂之賊其君信不誣矣。

升陟戰鳴條，卒戡懲德。

伐桀，桀罪也。升而不避險阻，正兵也。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危之也。何危乎？推湯之本心也。兵者，聖人之所

畏，雖以至仁，伐至不仁，鋒刃既接，勝負之形不可必勝。則出民塗炭之中，不勝則天下賀，然將復何恃以歸乎？危之故，勝之則予畏上帝之責，始塞矣。夫賚卒戡，驅諉之術，無遺力焉，非得已也。其心危也。夫揮避與賢而繼以世及，又繼之以兵，取時變，愈下視古，愧焉而不辭。天下之惡名，以救斯民，不避後世之口實，以披斯世，昔所未嘗有，而自我為之。雖時有污隆，理無彼此，因時乘理，聖之時中，而回視唐虞之道，有不可反之勢。下視萬世，有亂名實之禍。此湯之所甚

懼而不釋然者雖然後有聖人不幸過斯世天下豈
其未蘇如旱雲時雨能不恤吾身起而應之浴頌深
毒舉道喝之人而罪之清閔之地澤枯闕稿起後秀
之苗于已死之餘湯之所甚懼而不敢釋然者至此
可無憾矣故武王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仗天下後世無桀則已天下後世而有桀負湯之德
居湯之地處湯之時坐視赤子之在水火而不之救
其為懿德抑有甚焉故至仁之舉口實之懼以救生
人以律萬世雖處時之不幸而卒迫跋竇之失瞻前

顧後原始要終妄蛇曲折無所不至其道蓋如此益
津之渡升罔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付之
罪若有涼德焉武王之心其又危于湯哉武庫之不
叛則高命不懸不逆其必叛而立之武王之心其無
憾矣嗚呼湯之德至是愈光矣而後世亂臣賊子尚
敢假其名以欺天下匹夫匹婦卒不恤其名而忠臣
義士得以伸其志者由湯武之心逆較然可以尸曉
也此聖人所以為時中而無忌憚者不得以亂名實
也歟

作夏社

古者諸侯危社稷則交置社稷諸侯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禮以時非有危社稷之行而旱乾水溢則神之責也故交置社稷聖人會萬物于一身道隱顯于一理故立法舉事如此夫早乾水溢而交社稷則國亡而社當遷宜矣然祭之亡也豈神之責哉勝夏之後欲遷其社而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蓋君者民之主一失其道則民失所庇而神失所依屋社而不遷專則夫君以示戒

此作夏社之意也伊川曰屋社之制計必始于湯理或然歟使湯之前已舉此義則夏社一篇必不作也

作典寶

三禮禁所奉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胡先生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洪璧琬琰天球堯玉先之戈和之弓禹之矢莫不陳列非亦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必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之先王者猶謹如以况神器之大者乎謹其所以警其大也

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是義也於顧命之篇見其詳

仲虺之誥

驕心宮德雖聖人亦畏之故以舜命禹征有苗而益以為病其言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況于人乎湯勝夏而遷未至國都而整德形焉此其賢臣所以獨幸而喜也夫以將天明威而下順乎民默伏罪人而上應乎天福善禍淫之道得以不借塗炭水火之民得以更生自舜禹以降厥功茂矣顧不以為喜而

以為懼不以為滿而以為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厚致治之本也仲虺于是作誥以陳其應天順人之不可已又因其不自滿假之美而將順之使之始終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邦惟懼惟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自裕自用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甚端甚微積而至于耻聞過失好勝人騁辯給眩聽明厲威嚴愆強腹則并受佞詞而邪讒日新惡聞忠諫而正直日疏窮人君子為舉遠引而人君之勢日振竄斥殺戮肆行而

不思而天下之心日離甚則骨肉怨叛而趨于亡矣
可不畏哉夫將順其微則不善可以成德正救其微
則小惡不能以害善此以道事君者精神心術之妙
用如 子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仲尼引詩以斷事
君之章所謂中心藏之何忘之故勝夏 之勲湯之
所以不釋然而仲虺所以為喜也齊威公勝楚而執
濤塗衛公獻入國而領逆者境變于前而心為之易
位一息之間驕敬異狀血氣之易勝而善心之難牧
也如此大垌之漸終身勿忘斯可已故以謹厥終惟

其始之戒卒焉歸亮之語有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
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之言蓋因仲虺之言益知所警也答善作書明其
居成功之道亦仲虺之意哉然不可得而臆知矣

伊訓

古之王者不惟導人使諫又以刑驅之嗣征所謂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伊訓所謂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
後世不惟不能導人使言而以刑鉗天下之口諫者
往往被戮矣然湯制官刑以儆有畏但言臣下有不

正之刑而身犯三風十愆之戒者獨無刑何也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喪其家亡其國不亦重乎蓋三風者皆足以喪家亡國彼有喪亡之道雖不施刑亦將喪亡夫刑也者豈為其已喪已亡而後施哉蓋用之于不可變之時矣古之王者既為紀綱法度禮樂以遠子孫而又有謨訓嘉言以示之使之誦讀其說則凜然如祖宗之臨其上間有怠忽弗省則其臣下又能引其說以進戒故諫者雖苦而君之威不得以懾其臣上之勢不得以臨其

下而規正剴切箴警訓迪之詞皆得以入由其以先王之訓之也若夏之祖訓見于五子之歌商之湯刑見于伊訓者皆其賢臣相與世守之以正其君也然則洋洋之謨孔彰之言其用意遠矣五子之歌其二章之言蓋與湯刑表裏然五子以太康不知敬民荒于游畋特舉此教語意禹之訓不止此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太甲

昔者仲尼作春秋其于君臣之分甚嚴至以天討加

有罪則雖尊而不廢法雖貴而不弛蓋幾乎用湯武之權矣是何也嘗觀唐虞之書有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其稱民后若非輕重者自天為民之君言之畧勢分也孟子則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其稱君民若甚倒置者為牛羊用人者言之進湯武也故道有正有權正以體常權以通變常不過中變不失正權也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天下後世之意至其身臨之而亦不敢避也大甲之初伊尹作三書

以訓之今存者一篇其言祖宗之訓天人之理前世存亡之戒詳矣猶不患乎阿衡則徒以苦言益動而警懼之其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警懼之至也古之仁人君子士人之朝其君不明度己之不能正也則去之而不食其祿不任其事君子許其為知幾其情不忍捨去與義不可去者則苦言極諫而徼之以死君子許其為盡節過此則有孟子所謂貴賤之知及覆諫之而不聽則易位者迥雖不同要皆君臣之

罔終者也伊尹之於成湯豈獨貴戚之比而其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罪又豈拘一為賢者之守節哉故曰伊尹為是言也所以深警太甲也夫危痛警切之言豈伊尹之所忌哉吾以為洪而彼由之以為常而若勿聞也則其性淪于所習之中而惡且成夫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君子不以罪霍子孟伊尹独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得已而出于權而非心之所安也故其自言曰予弗狎于弗順而孔子序書其書之曰放且君薨聽于冢宰信然三年古之人

皆然伊尹何病蓋居憂禮也而未有居于外者君居於外非正也是啟天下後世篡廢奪攘之漸也是以仲尼定書于湯武伊周之事皆有所其惧焉仲尼之兩快伊尹固亦快之矣其書曰放伊尹所不敢辭也夫以伊尹之聖伐桀之事湯不敢自為遲速進退而一聽焉身沒子孫之托天何所疑而營桐宮以居夏通先王以思副畢喪三年冕服奉鬯終始之際伊尹亦何憾而其心獨矍焉至聖人序書猶謂之放以見冠履之分堂陛之勢天尊地卑之義冠髮不可紊

分寸不可移也。以此防民亂，臣賊子猶以藉口。聖人
烏得而不懼哉！曰：聖人之語權，必淳正，有浸慮天下
後世之意。況其用之者，敢以爲常而不可供哉！然則
虞書之言自君上而言也。孟子之論救時不得已之
意也。春秋之法以天道自處，兼先舜湯武之事也。書
之序春秋之法也。其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肆命，徂后云者，爲相宮之營張本以明伊尹之
初心也。曰太甲既立，不明者危，成湯之業也。曰伊尹
放諸桐者，伊尹不得已之權而爲法受惡也。曰三年

後歸于亳，思庸，叙伊尹之績也。太甲克終允德而後
歸，乃序思庸于辟毫之下者，以明喪年則歸而非放。
雪伊尹之慚德也。曰伊尹作威，有一德者，以明伊尹
之于太甲，其出其婦皆志于威其德也。夫然後伊尹
之志較然昭著于天下。後世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藉
口以濟其私者，不得以欺匹夫匹婦。夫惟匹夫匹婦
不得以名欺，則亂臣賊子不得以終其惡而篡弒奪
攘之禍庶幾少息矣。聖人于太甲之書，反覆致意，辭
常而盡，變存正，以明權故曰春秋之法也。或曰伊尹

之于太甲能必其悔過否乎曰然使太甲不明在未
立之前湯未必以傳太甲惟其既登尊位乍處崇高
富貴而動其欲也故曰既立不明夫動欲于富貴惟
置之于不見可欲之地則本心既純天復明天理欲
晦而復昭矣此必然之理而伊尹所以知太甲之能
悔也觀太甲自怨自艾之言則知其悔也至矣可不
謂賢乎不然何以能甘淡泊于三年之久而無過舉
也竊意大甲所謂欲敗度從敗礼者蓋亦微見于視
聽言動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
故其悔過也易豈若漢群臣數昌邑之罪也哉况乎
此則霍于孟所謂功者尚三云哉

伊傳

伊尹將告歸太甲曰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典厥功傳說戒高宗曰有其善喪厥
善於其能喪厥功蓋未免于戒也若大禹治水湯勝
夏武克高整民于昏墊塗炭之中其功德大矣蓋之
戒猶曰滿招損謚得意時乃天道伸也之戒猶曰志
自滿九族乃離召公之戒猶曰不於細行終累大德

三代之君所以告我其君皆勤；予是不謀而同何也。蓋諫則虛；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夫。以天下之善歸于己而賢又樂告以善道則內以成德外以出治豈不有餘裕哉。滿則實；則志嘉之言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色而去之以一人之智慮自用于天下小臣諛大臣欺禍亂之形已成而無有告之者俄焉覆亡而不自知此必莖之勢也。故以禹湯武王之聖其運睿智以馭四海若有餘力而其臣猶不忘此戒而堯舜之聖稱其德者亦不過曰允而恭

克而遜舍己從人取人為善則知所謂謙者帝德王功之所由終也。其在周易曰謙：曰勞謙者自牧之至也。曰撝謙曰鳴謙者發于聲而無所謙也。凡卦之休吉凶悔吝錯居六位有吉而無凶有利而無悔惟謙為然。故為天道之益所鬼神之所福人道之所好可以涉大川可以賑萬民可以用侵伐可以保終吉聖人極口贊之以示天下後世其意切矣。三代而下時君世立其德之優劣世之盛衰治亂往；其原皆出于此。其間能因寧者微常懼此心之或怠者

其可不謂究物理達治道者哉正觀八年有星孛于
虛危廕于氏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失也對曰願陛
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而驕自墮自克終
若始慧何是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兵二十四定
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能臻于
此頗有自矜之意而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帝
見變良以是乎十有一日而慧滅嗚呼人主一有驕
心而星又為之變異心一知過而天意為之昭回帝
王于妖覘、而不敢忽良以是也夫以太宗撥亂之

才勝殘之仁混一區宇以致太平必臣以比逆湯武
庶幾成康功德蓋隆自漢以來蓋未之有而小心兢
畏知自矜輕士之害德而深悔之也後世之君未有
太宗之功業自以帝王莫及忽天變而不懼察賢人
而不思世固無三代之臣而如世南之善救其君之
心術亦不可得也豈有殆哉余讀唐會要因竊思太
宗之所以能好賢樂善屢已後諫以致正觀之治者
蓋本此心之謙虛而向時強悍奮不顧親之氣象亦
銷矣述其晚年於己好大勉強聽言或至拂怒導人

便諫之風寢不復見豈謙德之衰而驕氣乘之老不自克而墮人君子皆亡邪此又余之所嘆息也

高宗形日

先格王者先格王心之非也祭有常禮謂之典祀不可豐也不可殺也殺則慢神豈則有徽福者焉覲于豐殺而知心術之差也禘祭禮也高宗之禘其必有加厚而過禮者數于心術之微見于薦享之際此心一動而物祥應焉人君心術不可不謹也如此蓋加厚而過禮是必有徽福之心徽福之心萌于畏死而

貪生其甚則有淫祀而求神仙如秦始皇漢武帝唐明皇其心愈迷其失愈遠豈不可畏哉故祖己謂當先格此心于是推天命之常理降_年修短惟在乎人爲而天特應之耳人君之職專在于敬民一舉一動無非繼天而爲民者一念之差則舉動失而天意爲之變矣其可容私昵之意于事神乎不聽罪者不知過也乎命者天以祥異戒之其爲命甚信而虛不應也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役共遏密非一也至于武王秉桴則道

于王都而述亦觀政之事也此祖伊所以恐歎祖伊
既曰天既訖我商命疑若不可救矣進奔告于王
戒曰云云者猶冀其萬一也使紂一旦悔過自新則
武王必不用兵商之天命可復延此亦武王之本心
也不有康食者謂恭無益犧牲滌盛既于凶盜也不
康天性者昏棄厥遠王父母兄弟不迪也不迪厥典
者狎侮五常也祖伊之言即武王數紂之言先儒謂
武王觀兵之後紂若悔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封諸
商為二王之後不復北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哉

秦誓

序云一月戊午蓋商正已當絕而周正未建故不稱
正月武王有一月壬辰征伐商之文蓋武王與師之
時亦已不用商正也若夫商正未當絕則孟津之師
未舉矣經稱十三年當依序久作十一年史記云武
王克商二年訪箕子而洪範亦云十三祀訪箕子可
見也

牧誓

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十人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則武王謂付為獨夫謂于有三千人同心同德不誣矣任云四伐六伐乃止六步七步乃止不獨自巖整為不可破之勢亦恐鋒刃施于克奔者故戒令徐進退彼拒則擊之不拒則不至妄擊也三者之師整暇於審蓋如此嗚呼仁哉

洪範

序稱商殺付亦誅獨夫紂之義也然于此言者不畀九疇彛倫攸斁之義也以箕子歸則彛倫叙而天錫武王矣箕子佯狂去國有不臣武王之意武王既立則箕子可歸矣箕子之歸為洪範九疇非為武王也其後受封于朝鮮則武王亦不敢臣之也

立政

立政以用人為本以郵獄為先故一篇之書言宅俊即及庶獄始言庶言次言庶獄庶事而不及庶言末此言庶獄而不言庶事而曰勿誤其意深矣終篇又命司寇蕪公敬獄蓋國祚之長短全在德刑之相勝周家卜世之永仁勝殘也故以長我王國屬之司寇

呂刑

上古之世未有肉刑自蚩尤亂俗而姦偽滋其後苗
民始淫為剗刑株豎氏習乎重刑久矣一旦代以輕
刑則雖聖人不能制姦偽之依起故自堯命三后恤
功于民之後舜又繼之然後為之流宥五刑又剗鞭
朴又制贖法而民之直入肉刑者蓋又寡矣然舜不
敢廢肉刑者民已習見則不可廢存之而使民不犯
者有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

書說終





